

[illegible]

图文本

◎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再现尼采一生

◎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再现尼采一生

了如指掌

尼采自传：重估一切价值 图文本

【德】弗里德里希·尼采 / 著 麦湛雄 / 译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尼采自传：重估一切价值：图文本 / (德) 尼采
(Nietzsche, F.) 著；麦湛雄译. — 哈尔滨：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 2011.9
ISBN 978-7-5316-6155-9

I. ①尼… II. ①尼… ②麦… III. ①尼采,
F.W. (1844~1900) — 自传 IV. ①B516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6202号

尼采自传：重估一切价值 图文本

NICAI ZIZHUAN: CHONGGU YIQIE JIAZHI TUWENBEN

作 者	【德】弗里德里希·尼采
译 者	麦湛雄
责任编辑	宋舒白 韩 涛
装帧设计	sddoffice.com
责任校对	石 英
出版发行	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）
印 刷	北京市全海印刷厂
开 本	720mm×980mm 1/16
印 张	8
字 数	100千字
版 次	2011年11月第1版
印 次	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16-6155-9
定 价	1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录

序言 / 1

为什么我这么智慧 / 6

为什么我这么聪明 / 20

为什么我能写出这么好的书 / 42

《悲剧的诞生》 / 54

《不合时宜的思想》 / 60

《人性的，太人性的》和两个续编 / 67

《朝霞》——有关道德即偏见的想法 / 74

《快乐的科学》 / 77

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

——一本为所有人，和不为任何人写的书 / 79

《善恶的彼岸》——未来哲学的前奏 / 96

《道德的谱系》——一篇论战文章 / 98

《偶像的黄昏》——如何用榔头研究哲学 / 100

《瓦格纳事件》——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/ 103

为什么我就是命运 / 112

序言

因为预见到我不久就要向人类提出空前严峻的要求，我觉得有必要宣告我是何许人。事实上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人。因为我的言行已经证实了我的存在。然而，我的使命是伟大的，而我的同时代人却是渺小的。这种不协调表现在，有人既不听我的话，也不看我一眼。我靠自己的信誉活着。说我在活着，这或许只是一种偏见？……我只要和任何一个夏天到上恩加丁山（瑞士山名。——本书全部注释均为译者所加，以后不再说明）上“有教养的人”聊聊，就能使自己确信，我并没有活着……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有一种责任——这种责任根本违背我的习性，尤其违背我自负的天性——

我要宣明：你们听我说！因为我是这么一个人，别把我和他人混为一谈！

二

例如，我绝对不是个妖魔，绝对不是个道德鬼怪。我的本性甚至与那些至今还被人尊为道德高尚的人相反。在我们当中，我觉得这正是我感到自豪之处。我是哲学家狄俄尼索斯（Dionysos，希腊神话中的酒神）的门徒，宁可做萨蒂尔（Satyr，希腊神话中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），而不愿当圣者。然而，请大家读一下这本著作吧。我也许以此书大功告成，也许这本书并无他意，只不过是为了轻松友善地表达这种对立。我要允诺的最后一件事，也许就是“改善”人类了。我没有树立新的神像。但愿旧的神像知道，陶土制作的双腿有什么意义。推倒神像（我称之为“典范”）——这更可能属于我的手艺。当有人虚构一个理想世界时，也就使现实失去了其价值、意义和真实性……“真实的世界”和“虚假的世界”——用德语来说是虚构的世界和现实性……理想这一谎言向来是对现实的诅咒，而人类本身被这个谎言所欺骗，其天性降至最低点，而且变得虚伪，甚至去推崇那些违背人类，用以保证发展、前途和将来崇高权力的价值。

三

凡是知道吸取我著作中的气息的人都会知道，这是一种高处的空气，一股强大的气流。人们必须适应它。否则，你遇到它就会有受冷的危险。冰雪即将降临，令人孤寂万分——然而，在阳光中万籁俱寂！人们呼吸多么自由！人们之间的感受何其多！正如我过去了解和经历过的那样，哲学自愿生活在冰雪中和高山上。搜寻存在中的一

切陌生和可疑的事物；寻找至今一直被道德禁锢的一切。在长期徘徊禁地的经历中，我知道直到现在发生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原因与人们预期的截然不同：对哲学家的秘史和他们想要成为名人的心理，我已一目了然。一个天才能包容多少真理，敢提出多少真理呢？对于我来说，这越来越成为真正的价值标准。错误——对理想的信念——不是由于盲目和错误，而是由于懦弱……认识上的每个成就，每次进步，都是鼓足勇气、磨砺自己及自我净化的结果……我并不驳斥理想，我不过是在它们前面戴上手套……我们追逐被禁锢的事物：以此为标志，我的哲学必将胜利，因为，到目前为止，人们所禁锢的东西，原则上只不过是真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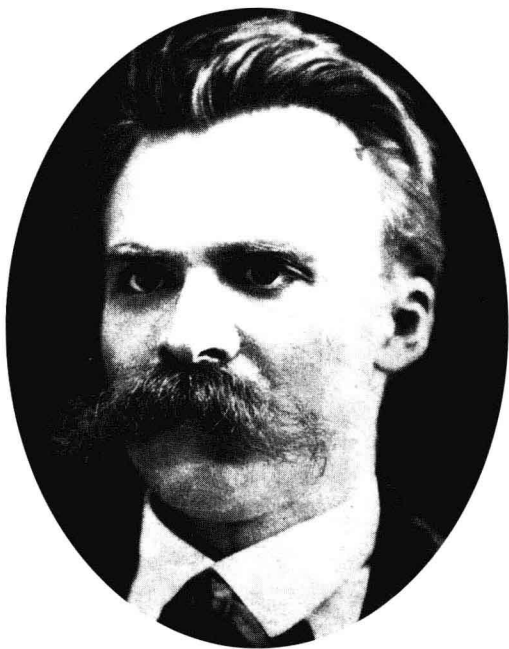
四

在我的著作中，我的“查拉图斯特拉”代表我本人。我以此赠送给人类，这是他们收到的前所未有、极其伟大的礼物。这本书所发出的声音，响彻千秋万代，它不仅是最崇高的书，真正散发出高山空气的书——人类在遥远时期的真相尽在其中——，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。它诞生于真理的最深处，是口永不枯竭的宝井，只要放下提桶，就会满载金银珠宝而归。在这里，没有“先知”的预言；没有那种恐怖的混合物（疾病和权力意志的混合，被人称为宗教的创办者）。为了自己的智慧免受无情的糟蹋，人们首先要正确倾听从查拉图斯特拉的嘴里所发出的平静的声音。“最平静的语言将带来狂飙；悄然而至的思想将引导这个世界。”

无花果从树上掉下来，它们新鲜而味美：它们在掉落时，鲜红的表皮裂开了。对于成熟的无花果而言，我就是北风。

所以，我的朋友们，这些学说就像无花果，是为你们而落下的：现在你们就享受那果汁和甜美的果肉吧！此时正是秋高气爽、晴空万里的下午——

尼采，1875年，摄于巴塞尔



这里不是狂热分子在讲话，这里不是在“说教”，这里不要求信仰；片言只字，就像滴滴水珠，从无限的光源和幸福之泉中溢出，这些讲话语速缓慢，娓娓动听，只会被杰出的人士听进去：能在这里当一名听众，这是一种无上的特权；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听到查拉图斯特拉讲话的……所有这一切不正好说明，查拉图斯特拉是个诱惑者吗？……但是，当他第一次又回到孤寂当中时，他自己说了些什么呢？与任何“智者”、“圣人”、“救世主”和其他颓废派

在类似情况下要说的恰恰相反……不光他所说的，就是他的为人，都与他们截然不同……

现在我独自离去了，我的弟子们！现在你们也离开吧，独自走吧！我要你们这样做。

你们离我而去吧，要提防查拉图斯特拉！最好的办法是：你们去耻笑他！或许他已欺骗了你们。

智者不仅必须爱他的敌人，也必须能够恨他的朋友。

如果有人总是只当学生，他就会去报复老师。你们为什么不愿摘掉我的桂冠呢？

你们崇拜我；但如果有一天，你们改变主意不再崇拜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你们要小心，别让一个塑像倒下压垮你们！

你们说，你们信仰查拉图斯特拉？但是，查拉图斯特拉有什么用！你们是我的信徒，但当信徒又有什么用！

你们还没有去探索自己：这时你们却发现了我。所有信徒都是这样；所以，一切信徒都是微乎其微的。

现在我要你们舍弃我，去发现你们自己；只有当你们全盘否定我时，我才会重新回到你们中间……

弗里德里希·尼采

为什么我这么智慧

我生活的幸福，或许还有生活的独特性，都来自它的厄运：用玄妙的方式来说，假如像我父亲，我已经去世了；假如像我母亲，我依然活着，并且逐渐变老。这双重的来历，就像生命之梯的最高一级和最低一级，既是没落的，也是个开端——如果这样说有点意义的话，它说明了派别的中立性和自由性，与人生的全部问题有关，这可能使我卓尔不群。对上升和下落的标志的感觉，我比任何人都更敏锐；我在这方面是个优秀的大师——我熟悉这两方面，我自己就是这两方面。——我父亲三十六岁时就去世了：他亲切体贴、和蔼可亲、体弱多病，就像是个命定的匆匆过客——这是对生命本身的亲切回忆，更确切来说，是对他的人生的亲切回忆。在我父亲生命衰老的那

年，我的生命也开始衰竭：
在三十六岁那年，我的生命
力降到了最低点——我虽然
还活着，但离我三步以外的
地方都看不见。那时（1879
年）我辞掉了巴塞爾大学的
教授职务，整个夏天，像个
幽灵似的生活在圣摩里茨
（St. Moritz）；我在瑙姆堡
（Naumburg）度过了第
二年的冬天，我一生中阳光
最少的冬季。这是我人生的
低谷：《漫游者及其影子》
就写于此间。我那时无疑把



自己看做一个幽灵……翌年冬天，就是我在热那亚的第一个冬季，愉悦和超脱（几乎伴随着严重的贫血和消瘦）带来了《朝霞》这部作品。该书反映出的开朗和喜悦，以及旺盛的精力，不但符合我身上严重的生理弱点，而且也符合我极度的痛感。虽然我连续三天受到头疼和呕吐的折磨。在这种痛苦中，我仍具有辩证学家清醒的头脑，极其冷静地仔细思考事情，而在健康情况较好的情况下，对这些事情的考虑反而缺乏毅力，不够周到，也不够冷静。我的读者或许知道，我如何把辩证法看做是颓废派的征兆，例如最著名的事件，即苏格拉底（Sokrates，约公元前469—前399，古希腊哲学家，柏拉图的老师）的个案。——所有理智上的紊乱，甚至发烧后的那种半昏迷状态，都是我以前很少见的东西。对于它们的性质和反复性，我还要找学者咨询。我的血液流动缓慢。没人

能查明我身上发烧的原因。有个长期把我作为精神病人医治的医生最后说：“不对！您的神经没有毛病，倒是我自己有点儿神经质。”绝对不能证明我某个部位发生了病变；虽然胃系统非常衰弱，经常引起全身疲惫不堪，但也查不出器官性的胃病。我的眼病也是这样，尽管暂时有接近失明的危险，但这只是结果，而不是原因：于是，随着生命力的加强，视力也提高了。对于我来说，漫长岁月的流逝就意味着痊愈。但遗憾的是，这同时也意味着旧病复发、精力衰退和某种颓废的周期。不管怎样说，我对颓废问题是颇有经验的，这还要我说吗？我反复推敲过这些问题。就连那种理解和领会的精湛艺术，那种细致入微的感觉，那种明察秋毫的心理，以及我特有的其他本事，都是那时才学会的，也是那时应得的恩赐。那时我身上的一切，不论是观察的本身，还是观察的所有器官，都变得更加精益求精。从病人的角度去观察、比较正常的概念和价值，并且反过来，从丰富的生活和对生活的自信俯视颓废本能的秘密活动——这是我费时最长的练习，是我真实的经历，假如在其中有任何机会，我便可以从成为大师。我现在对此得心应手，又有一双扭转大局的手：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只有我才能“重估一切价值”的首要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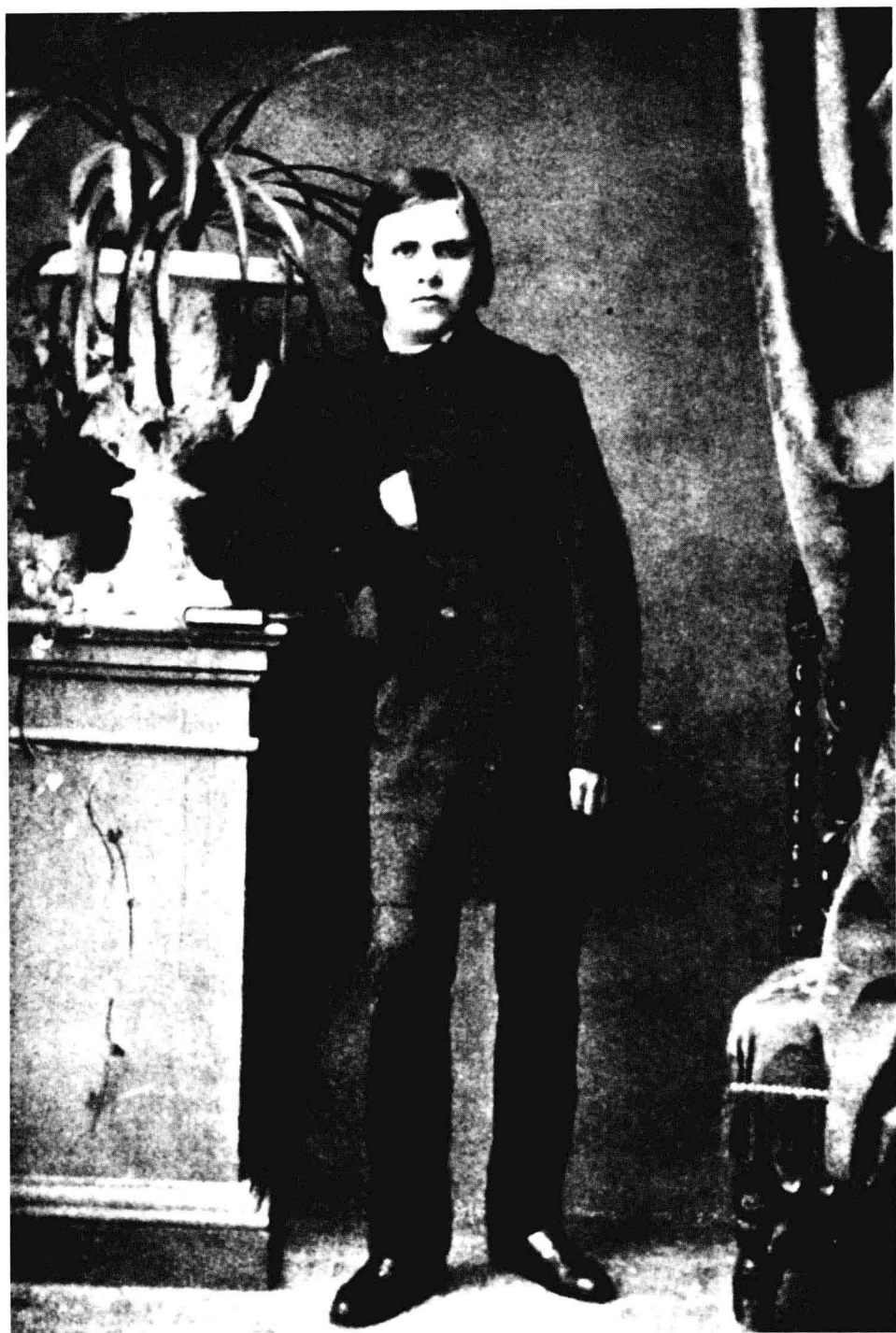
二

除此之外，我是个颓废的人，也是个与其对立的人。其中一个明证是，针对严重的健康状况，我总是本能地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，而颓废者却总是选用损害自己的医疗办法。总的来说，我是健康的；就局部、特殊情况而言，我才是个颓废的人。追求绝对的孤寂，摆脱习惯的状况，强制自己不让别人照顾、侍候和治疗——这显示自己本能地绝对相信什么才是当务之急。我要亲自处理自己的事，我要自己恢复自身的健康。每位心理学家都会承认，要做到这点的前提是：这个人其实是健康的。一个典

型病态的人，是不可能恢复健康的，更谈不上自我痊愈了；而对于一个典型健康的人来说，患病甚至可以反过来，成为生命有力的兴奋剂，使生命变得丰富多彩。事实上也是这样，从现在起开始长期生病：我好像再次发现了生命，也包括发现了自我。我感受到所有美好的事物，甚至是微小的事物。而其他人是无法轻易感受到的。从我对健康和生命的意志力中，我创造了我的哲学……因为人们可能注意到：在我的生命力陷于低谷的那几年，我不再是悲观主义者了：自我恢复的本能不允许我创立一门贫乏和气馁的哲学……那么，人们究竟根据什么去鉴别精英呢？一个精英才会使我们有理智。他是由一块木头雕成的，木质坚硬，颜色柔和，同时散发出芳香。对他的健康有益的东西，他才觉得美味可口。超越了这个标准，他就不满意没兴趣。他发现了防治损害健康的药物。他把严重的意外事件变为有利于他的东西；凡是不能消灭他的东西，都会使他更加强大。他本能地搜集所见、所闻、所经历的一切，汇集成他的全部：他体现了择优的原则，对很多东西有所舍弃。不论阅读书籍、与人交往或者游山玩水，他总是我行我素。凡是自己选择、允许和信任的东西，他都予以尊重。他对各种刺激反应迟缓，而这种迟缓是由他长期的谨慎和有意的自负所养成的——他检验面临的刺激，远离迎面而来的刺激。他既不相信“不幸的命运”，也不相信所谓的“罪孽”：他能对付自己，也能对付别人，他懂得忘却。他的坚强足以使一切变得对他最有利。——好了，我是与颓废者对立的人：因为，我所描述的，正是我自己。

三

我把有这样一位父亲看做是我很大的特权。他在阿尔滕堡宫生活了几年后，前几年当上了传教士。他在农民面前传道。农民说，他看上去就像个天使。对此，我要提及人种问题。我是个纯正波兰血统的贵族，没有掺杂一滴不良的血液，至少没有德



十六岁的尼采，1861年

国人的血统。假如要寻找与我完全对立的东西、非常卑劣的天性，我总能在我母亲和妹妹身上找到。相信我和这类轻浮女子有血缘关系，是对我的神圣的亵渎。我从母亲和妹妹那里获得的治疗方法至今还使我不寒而栗：在这里，有一台完整而令人害怕的机器在工作，它在这时准确无误地运转，而我有可能被弄得头破血流，——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……因为到那时，我面对毒虫而无力自卫……生理上的接触，使这样一种不和谐、难共处的人能够相处在一起……但我承认，对“永劫回归”这个我本来深不可测的思想提出最激烈异议的，总是我的母亲和妹妹。——但是，我作为波兰人，具有惊人的返祖现象。我也许要倒退几百年，才能找到这种充满人性的、地球上最高贵的人种，就像我描写的人种。我反对今天所有被称为高贵的东西，那是一种独立自主、高贵傲世的感觉。我不会给年轻的德国皇帝当我的马车夫的荣誉。我肯定，只有一个情况和我相似，并以深切的谢意承认这一点。科西玛·瓦格纳（Cosma Wagner）太太绝对具有最高贵的禀性；此外，为了言无不尽，我还要说，理查德·瓦格纳（Richard Wagner, 1813—1883，德国音乐家、文学家）绝对是个和我最相似的人……剩下的就是一言不发了……所有现存的、关于亲属亲疏程度的概念，在生理学上都是荒谬绝伦的。罗马教皇至今还在兜售这种荒谬。人们至少与自己父母有血缘关系：与父母亲有血缘关系，或许是卑鄙的最表面的标记。较高的天性继续无限地返祖，这种天性必须长期地收集、储存和堆积起来。伟大的个人是最古老的个人：我对此并不理解，可是尤利乌斯·恺撒（Julius Cäsar，公元前100—前44，古罗马皇帝）或许是我的祖先——或者是亚历山大（Alexander），这个真正的狄俄尼索斯……正当我写这些的此刻，邮差给我送来了一包邮件，上面印着狄俄尼索斯的头像……

四

我从来不知道如何招致别人对自己怀有反感的技巧，虽然我觉得很值得这样做——这还要感谢我那无与伦比的父亲。尽管我看起来怎样也不像基督徒，但也没有引起过别人的反感。纵观我的一生，你可以发现，除了一次以外，没有一个人对我怀有过恶意——而怀有好意的却太多……我的经历毫无例外地表明，即使与那些难以对付的人相处，我也能博得他们的好感；我可以驯服每一头熊，化丑陋为德性。在巴塞尔师范学校，给高年级讲授希腊文的七年中，我没有找理由惩罚过学生。在我这里，最懒的学生都勤奋起来。我总能应付意外事件。我必须胸有成竹，才能驾驭一切。不管是什么乐器，也不管它多么不和谐，就像“人”这种不协调的乐器——如果我不能给他弹出点动听的音乐，那我一定是生病无疑了。我经常从这些“乐器”那里听说，它们自己还没有听过这样的……最美的乐曲或许来自英年早逝的海因里希·冯·施泰恩（Heinrich von Stein，瓦格纳的家庭教师）。有一次，他在谨小慎微地得到许可后，在西尔斯—玛利亚（Sils-Maria，瑞士地名，尼采旧居所在地）那里待了三天。每个人都说，他不是为恩加丁山而来的。这位精英以其普鲁士容克（德国青年贵族）的无比单纯，曾陷入瓦格纳的泥坑里（此外还掉进了杜林〔卡尔·欧根·杜林，1833—1921，德国哲学家和社会经济学家〕的沼泽中！）。在这三天中，他通过一阵自由的风暴完全改变了，就像一个突然长了翅膀而扶摇直上的人。我一再跟他说，这是由于高处清新空气的作用。在拜罗伊特（位于德国巴伐利亚）上面六千英尺的高空，每个人都觉得没有白来，——可是，他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……虽然如此，如果有人对我搞些大大小小的恶作剧，不是“故意”的话，至少也有“恶意”的背景：我曾经暗示过，我还不如抱怨善意，这种善意给我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祸害。我的经历使我有理由怀疑那所谓的“无私”本能，以及乐善好施的“博爱”。在我看来，这种“博爱”本身可被视为软弱，可被视为对诱惑缺乏抵抗力的个案，——

同情只有在颓废者的身上才能算是一种美德。我责备有同情心的人，这是因为：他们在保持人际关系的距离上容易失去羞耻、敬畏和体贴之心；同情心在反掌之间就散发出下等人的气味，而且看上去很像矫揉造作；因为同情之手可能毁掉重大的命运，导致痛苦的孤独，带来负有重罪的特权。我把克服同情心算作是高尚的品德。我在《查拉图斯特拉的诱惑》中虚构出了这样一种情景：一阵响亮的呼救声传到查拉图斯特拉的耳边，同情心如同刚犯下的罪行向他袭来，要他背弃自己。这时要控制住自己不乱方寸，心存纯洁高尚的使命，不受卑劣而短视的动机和所谓“无私行动”的影响。这是查拉图斯特拉要经受的考验，或许是最后的考验——这是他的力量的真实证明……

五

在另一点上，我简直就是我父亲的再造，如同他英年早逝后生命的继续。有一种人从未和别人平等地生活过，对“报复”的概念如同对“平等权利”的概念一样不能接受。我就是这种人，在遇到大小不同的愚蠢行为时，我拒绝任何预防措施和保护措施，——这是公平合理的，我也不需要任何防卫和“辩护”。我的报复方式在于，尽快以明智的方法去对付愚蠢的行为，这样做或许能征服愚蠢。如果有人对我做了手脚，他肯定知道我会进行“报复”：我过不久就会找个机会，向“作恶者”表达我的谢意（有时甚至对恶行表示感谢）——或者请他做点什么。这样做比给点什么更有礼貌……我还觉得，最粗俗的言语、最粗俗的信件，都比沉默更无危险，更加正派。沉默寡言的人，心里几乎总缺少文雅和礼貌；沉默就表示有异议，强咽下异议必然使性格变坏，——也会使自己的胃部损坏。所有沉默不语的人都是消化不良者。你可以看出，我不想低估“粗俗”这个词。粗俗绝对是最宽容的反驳方式，在温情脉脉的当今，它是我们最首要的美德之一。如果一个人相当粗俗，就算他没有什么道理，这也